

“木叶落,长年悲”,妈妈真真切切离开我们3年了。

妈妈于1946年农历四月出生在江苏省里下河平原水乡,正值内战全面爆发。当时生活艰辛不易,正如《黄河大合唱》中唱的“扶老携幼,挣扎在饥饿线上、死亡线上”。

妈妈10岁左右,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没多久,形势好转,国家百废待兴,建设如火如荼。外公因会做点小生意,家中尚能维持生计。妈妈结婚早,出嫁时,仅有一双老式绣花鞋作为陪嫁。每逢我初高中暑假,还常看到她把绣花鞋拿出来晒太阳“曝伏”。本想留作纪念,可惜搬家时不知丢何处了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,我们姐弟出生,渐渐长大。那段时间物资依然匮乏,妈妈用各种法子改善我们的生活,让我们吃上好吃的。夏天,妈妈常去河里摸螺蛳,用葱姜爆炒后带点汤,味道真是鲜美。里下河平原盛产泥鳅,那时祖父母即使挨饿,也不吃这个,妈妈敢尝试烧给我们吃,怕有腥味,加蒜红烧,我现在还记得,第一次吃泥鳅时的细腻感觉。冬闲,妈妈得参加挖河泥等集体水利工程,拿工分,做工时有点心,她常带回来舍不得吃的糯米团子。记得有一次天刚黑,我正咕嘟咕嘟喝粥,妈妈用铝饭盒带回几只团子,我一顿猛吃,多年后这味道犹在。

妈妈手巧,我们姐弟小时候布鞋、衣服都是她自己裁剪、制作,有时还帮助邻居做衣

□人生读本 王友杰/文

## 追忆母亲

服,多半是没有加工费,或是加工费迟迟欠着,妈妈也从不催促。我们长大后,妈妈不再做衣服,但缝补不辍。

每到端午,妈妈会腌端午鸭蛋,把当年的麻鸭蛋洗净晾干,用白酒蘸过,加八角花椒和盐,放入老坛中,不添加任何色素。密封一段时间后,捞起水煮,水沸后片刻关火,切开后,蛋黄会冒红油,蛋白柔嫩不咸。妈妈还会把自己采摘的芦苇叶用开水烫过,仅用白糯米为原料,用粽叶丝作线绳穿紧,裹成三角粽,刚出锅的粽子散发出粽叶原香味,沾一点白糖,又香又甜……

妈妈勤劳,小时候住的房子周围开阔,田头角落里,四季不断种上青菜、冬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豆角、大豆、山芋、韭菜等,当时是自给自足,按照现在叫做绿色、有机食品,吃的都是最健康、最新鲜的。夏天白天日照强烈,妈妈有时会在晚上让我帮忙打着电筒,给山芋苗浇水。

妈妈气量大、性子好。记忆中,她从未与

别人红过脸、有过争吵,没有说过一句伤人感情的话。妈妈是老邻居口里“很能干、很热心的人”,是父亲同事口中“大院内最客气、待人和善的人”。妈妈总说,“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、一家有一家的过法”,实际上就是尊重他人价值观,求同存异,用这个观点对待人与人、家庭与家庭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,到今天也只不过时。

上世纪90年代,我们姐弟相继工作,家里从物质匮乏到温饱解决,日子越来越好,可妈妈依然忙碌,既要照顾耄耋之年的祖父母,帮助带孙辈,还要去有10多人的小食堂烧菜做饭补贴家用。

再后来,妈妈慢慢变老,我们各处一方,聚少离多。我女儿说爱吃奶奶晒的莴笋干,于是妈妈每年都会晒好几匾。秋天,在院子里撒上芥菜种子,看它发芽生长,绿油油一片,待过年挖起,炒年糕,那味道真是赞。每到岁末,妈妈总会早一个月准备一大家子的年夜饭,其中有一道老底子“安乐菜”,马齿苋

和豆角原料得提前好几个月晒干,这差不多是妈妈一年中最忙碌、最期待、最幸福的时光。

老舍先生说,“人,即使活到八九十岁,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,虽然还有色有香,却失去了根。有母亲的人,心里是安定的。”似乎妈妈与病魔作斗争的日子还是昨天,音容笑貌犹在眼前。“有母亲在,才有最后的包容和依靠。”3年里,一直想给妈妈编印一本照片集,遗憾的是,妈妈40岁以前的照片,寻遍角落,竟未能找到。记得1985年万物繁茂的夏天,在生儿女的老屋旁,还是哥哥借来同学的相机,这才有了我和妈妈在一起的第一张合影,那时的我尚是一个懵懂瘦弱的少年,健壮的妈妈养育我成长。2017年,树叶飘零的初冬,还是在老屋,妈妈转了又转,看了又看,对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充满眷恋。我用手机再拍一次合影,彼时的妈妈已是瘦削不堪、步履蹒跚。我亦师亦友的同事凝视着这两张前后相隔32年拍的照片,不由脱口感慨:“生活来之不易、且行且珍惜。”

人生一世、草木一秋,光阴如白驹过隙。过去妈妈最大的心愿是“孩子过得好”“国家威武”,而今我想,对妈妈最好的纪念方式便是常思粥饭之不易,健康、平安、感恩地工作、生活。天命之年,虽不再是步履匆匆,仍要不断充实自己、负重前行。

□抒情天空 丁峰/文

## 临江仙·扶贫

笃定征途频去往,

纵然路远村除。

瞬间促膝话桑麻。

荒岑生勺药,

山阜长油茶。

执袂客餐生小灶,

稻田捞取鱼虾。

草梅几垅正发花。

民殷仓廩阜,

乐岁岂农家。



晒菊

宁文武 摄

□大地风情 缪士毅/文

## 白菜的品性

在众多蔬菜之中,白菜以其独特的品性,深受人们喜爱。我喜爱白菜,从白菜中不仅品出了其作为一种蔬菜的滋味,更品出了它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寓意和品性,并从中得到启示,受到启迪。

白菜具有松树的风骨。白菜,古称“菘”,古人认为,白菜具有松树般傲雪斗寒,凌冬不凋的特性,于是其名就用“松”字加了个草头,成了一个“菘”字,恰如宋代陆佃《埤雅·释草》中所载:“菘性隆冬不凋,四时长见,有松之操,故其字会意”。见名如其性,白菜这种松树般不畏恶劣环境,保持乐观向上的风骨,给人以启迪——在人生前行道路上,不论遇到多大挫折,都要提起精气神,不被困难吓倒,越挫越勇,奋力前行。

白菜耐得寒霜的考验。唐代白居易不惜笔墨吟咏白菜:“浓霜打白菜,霜威空自严。不见菜心死,翻教菜心甜。”白

菜几经寒霜历练,去掉青涩,由此变得醇厚丰满,换来了“味如蜜藕更肥浓”之赞叹。不难看出成就白菜的,不止是温暖的阳光,还有霜寒的历练。从中可得到启示——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,告诉人们要起而行之,自觉到艰苦环境中去经风雨见世面,磨练意志,锤炼品性,更好地担当重任,成就事业。

白菜拥有亲民的情怀。白菜一生朴实无华,俗得可爱,带着浓浓民间烟火味,进入寻常百姓家,不厚此薄彼,不贫富欺贫,赢得了百姓喜爱,视之为“百姓之菜”。民间流传的“白菜是个宝,家家户离不了”,更道出了白菜与百姓的感情。从中可得到启示——不论身居什么职位都要具有白菜般的亲民情怀,心中装着百姓,为百姓办好事、解难事。

白菜怀有宽宏的气度。白菜的可贵之处,在于豁达大度,有容物之雅量,在

烹调中,它不仅仅满足于自己单独入饌,更是愿意与别的荤素各料搭档,相互映衬,取长补短,向人们奉献出各种风味菜肴。由此想到,人也要有白菜般宽宏的气度,视与大家合作共事为缘分,懂得包容,虚怀若谷,相互补台,团结干事,才能得智慧、出成果。

白菜包含清廉的意蕴。白菜一生梗白叶青,清白如常,滋味淡泊,人们视之为平凡朴素、清正廉洁的象征,恰如歇后语所云:白菜煮豆腐——一清二白。据记载,明代万历年间,江西铅山县令竺继良勤政清廉,曾立有一块“白菜碑”,碑上刻一株硕大白菜,并书“为民父母,不可不知此味;为吾赤子,不可令有此色。”从中可得到借鉴,古人尚能以“白菜碑”自勉,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一员,就更更要像白菜般保持洁身自好,在心中立好廉洁淡泊的“白菜碑”。

近期,我种的8亩晚稻已收割,颗粒归仓了。现代人轻松种田,又获得了一个丰收年。

回忆第一次跟父亲下田,是1958年清明节,那时我10岁。农民种田,面朝黄土背朝天,身似弹弓,手拿秧苗,一株一株往下插,腰酸腿疼,一人插种一天最快也只有二亩田……

水稻插种后,田里的鸭舌头草、稗草、田姜根、游水藤、地毛等杂草会局部生长出来,那就需要耘田除草了。耘田时,双腿跪在稻田里,双手似搓麻将股不停地把杂草按在泥土下面。

耘田遍田还算舒服,到后期耘第三遍田时天气炎热,水稻稻株变大稻叶茂盛,就需要戴上凉帽防晒,给头颈和腿做好防护以防被稻叶割伤。有一年耘第三遍田时,耘着耘着,大腿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,一时痛极,忍不住跳了几下脚,这一跳,压倒了旁边的8株水稻。

耘田结束,就要积土杂肥。20世纪60年代,“工业学大庆,农业学大寨”。我所在的大队是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,为争取水稻高产,大队男女老少都忙着抽时间捻河泥、割野草积土杂肥。尤其是每年6月下旬,我们余姚马渚的青年人总要摇着农船到慈溪观海卫、游山、庵东等地割野草,积土杂肥。为让船快一点行驶,我在河岸上用绳子拉着农船往前走。一路上,我们游山玩水,只见一群群白鹭在岸边飞舞,田野里一片洁白银色的棉花世界,几处大池塘里青草青碧葱绿……积土杂肥,要一直到早稻成熟收割为止。

7月,夏收夏种开始,这是一年中劳动力最紧缺的时候。人们用割刀将一株株水稻割掉,按20株左右一捆分放,然后用双手拿起一捆稻株朝木桶打稻机内甩打。快到中午,打下来的谷子用竹篾挑到晒谷场晒开后再吃中饭。

早稻收割后,接下来要把田里的稻草用铰刀绞草还田,当作肥料。紧接着,用老黄牛拖着木犁翻耕,然后是平田、挑高头、拔秧种田。

20世纪50年代,人们梦想: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,耘田不用牛,点灯不用油,种田不用手,打稻不用愁。

近期,我家的8亩稻田,动用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,一次性割稻、脱粒、装袋,只花1个小时就完成了。谷子直送本村种粮大户的烘谷机,烘干后转车送到马渚粮站出售。

一台大型拖拉机完成深耕作业,一台高速插秧机完成机插,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完成收割……轻松种田,颗粒归仓,老一代人的梦想都实现啦!

□生活时空 沈成千/文

## 丰收时节忆种田